

第一部：

平原大夢

蘇花古道前世今生

當蘇花改還只是蘇花高的時候，我們多麼希望山脈就像一個糕點的名字，只是帶給人類一些直捷的幸福感。

每當颱風來襲，沒有一處的人民會像花蓮居民一樣那麼關注道路的消息：蘇花公路有沒有坍方、中橫、慕谷慕魚是否封路、太魯閣國家公園開放了沒……等等。除了飯店、旅遊業、租車業、藝品店環環相扣的經濟利益，還有最近自由業帶起大陸觀光客的龐大觀光利益。再來，最實際的還是居民的生活實質：果農的水果能不能在保鮮期送達、沙石、木材、水泥能不能如期送到西部、各種倉儲貨運和人民引頸期盼的包裹能不能過得了土石坍方這一關。

我們的朋友、鄉親總是殷殷切盼道路早一點搶通。公路養護局來回24小時巡視，搶通一段是一段。一旦疏通，不定時道路放行；山況坍方不斷，則再度封路，一切聽憑運氣，連落石掉下來也是命運。

蘇澳

19世紀，響應自日本牡丹社事件，衰頹的帝國之眼望入東方叢林密菁的深路。福建水路提督羅大春率領八百兵勇徒手開山，沈葆楨奏請光緒帝解除禁山令。開山以前的奇萊平原及沿山原住民社群，在好長一段時間的渾沌裡，過著各自為政的平衡生活。當第一個清兵拿著十字鎬鑿下蘇澳山的岩屑時，東方之初飽滿而鮮活的羊水也從裂縫溢出山外，渾沌出山便化為瘴癘之氣，氣勢之大撲面震得清軍紛紛倒地，島嶼之東開始有了歷史。開山之難，在於六百萬年前隆起的...岩具有極高的硬度，高聳入天的山勢也成為山後平原的自然阻隔。但，國家政權入主之後，北路（蘇花古道）、中路（八通關古道）、南路（崑崙坳古道）皆從統治者胸中的意志開出，幾乎以一種霸道的姿態劈開山脈，作為後山初納入國家體制的政治控制途徑。

圖：羅大春開山紀念碑



清朝末期，已步入衰微的帝國用人唯才。日本、歐洲國家屢次侵犯，大清帝國終於決定要將原住民眾多的臺灣東部地區納入版圖，因為「生番不屬中國版圖論」正是日本狡猾用兵臺灣的依據。經由臺灣道夏獻綸蒐集、整理臺灣山脈地形之後，需要一位專精海防、工程的專業人士負責造路工程，沈葆楨屬意在太平天國期間屢有戰數的羅大春。貴州人的羅大春曾在左宗棠麾下做事，奮勇異常，威望素著，曾掃蕩廣東、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浙江等地，頗有建樹。震驚世界的天津教案爆發後，羅大春被召到福州城練兵，鞏固海防，繼而又被授以福建水師提督之職，由於海防、船政皆相當有經驗，因此被派駐來與福建相鄰的隔水臺灣不做第二人選。但臺灣地處邊陲，軼聞中的番害、瘴癘之氣更是可怖，沒有人願意接收這個未知叢林。羅大春一開始也是亟力不願意的。連續經歷清末重大外交事件，他心裡早有乞養之舉，因此托辭不願赴台。值此時用人唯才的當口，清廷便將羅大春革職留任，若不履行，別想要有退休金了，連烏紗帽底下人頭都不保。羅大春終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來臺。

開山之難，始於足下。羅大春在檢定了古道入口，墾泥為級，闌以橫木，在左右各訂木樁，雖不如石磴堅固，也聊勝於無。山勢須盤旋曲折，沿著稜線而開，否則不可車輿。但鬆垮的土性一遇大雨山溜直下，泥級坍塌。總之，終究是打通了往山後的路。

不論羅大春和沿路的原住民是多麼地不願意，「後山」被打開只是遲早的事。

大南澳

我也嘗是那急於奔赴山脈另一頭溫暖家園的猴急轎車之一。當車行過蘇澳鎮，回堵的車龍就告訴我，前方正雙向管制中。當車子以當年金馬號的速度（時速二十）通過昔時壯麗的大南澳時，帶著安全帽的工程養護處人員，正來回穿梭於坍方的落石，格型草坡上爬着無數打著赤膊的蜘蛛人，以接力的方式將潛在的危險邊坡守住。顧忌於颱風過後封路的群情激憤和民生大計，公路養護總局是傾向以盡量維持道路暢通為原則。因此幾乎是輪班24小時的清運及巡守，晚上就駐守在山路旁的養護處，像當年屯兵的清朝兵勇。只不過，現在少了原住民的出草，晚上也不擔心劫營，倒是落石依舊無情。

清軍兵勇邊開路邊屯兵，「有事當勇，無事開路」的屯墾制度事實上是一種武裝殖民。若不是雨刷將我刷回現實，我彷彿看見一條搖搖欲墜的蘇花古道，左臨巨濤萬丈，右有峭壁插雲。當年的清軍，也是這樣徒手鑿開一座山脈的嗎？

由於車行緩慢的關係，我的意識如同山霧一樣迷茫，彷若看見了清軍營盤，在蘇澳第一個營汛要衝建造碉堡。中油油庫旁一條深菁密林的小路引發對歷史稍

有瞭解的人的好奇心。從那裏進去將會下到猴猴溪谷，沿猴猴溪往裡探尋會來到傳說中的猴猴社，那個1876年日本人類學家採集時，因為溫和善良到處迫遷的猴猴人就住在裡面。關於猴猴族的秘密，我也無法告訴你太多，因為他們的故事鎖在數字1~10背後，再也無法解碼。

輪到進山車行，我騰雲駕霧地繞過幾個彎道後，滑進了大南澳。依據羅大春的開路日記記載大南澳「山水清腴，勃勃有生氣。溪溜成坳，可備旱澇；後日耕作，悉屬膏腴」。泰雅族人早深知這點，距今三百年以前拓展獵場，橫越南湖大山來到南澳膏腴之地。清朝開鑿北路，泰雅族系包括清水大山的太魯閣人是清軍聞之喪膽的對象，常常挾帶標鎗，伏莽草間狙擊；亦在日據時代斬殺過十二名日軍。他們的兇悍，清軍口中的「番性無常」源自於他們生存的本能。在遷移的三百年來，為了擴充獵場須時時面對險峻的生存環境。以「家族」為移動的單位而非族群，常常可見文化、血緣相近的社族互相征討。唯有具備絕佳的狩獵、作戰技巧，才得以在危險的山林中存活下來，傳遞泰雅族的血脈。

早在開鑿北路的二十年前，日人即已蠢動於島嶼東岸。日本殖民時代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紀資曾臥底於大南澳，詳實調查山內路線，拉攏猴猴族與泰雅族人，企圖秘密開鑿一條密徑直通後山。後因被清朝政府發現即時阻止了樺山的殖民大夢。而後依據他的日記我們發現：這一條道路與羅大春開鑿的北路竟然不謀而合！

在樺山紀資密謀開路的十年之後，這裡差一點成為洋人在臺建立的第一個殖民據點。1860年，英人荷恩和德國領事詹姆士連袂帶了一批人馬來到大南澳開發伐木、煉樟事業，建立了工廠制度，還僱用工匠百人、建築土堡與棚屋。為了以表其志，荷恩還取了當地泰雅族婦女為妻，連清朝政府都無可奈何。若不是因為荷恩失足溺斃於大海，也許荷恩與詹姆士的「大南澳國」之夢近乎成真。南澳扼住山脈東翼的入口，整個後山生番所在亦不為大清帝國所認定不屬於版圖以內，神祕與幽微的空間成為政治角力、殖民勢力與社族征戰之異質地帶。

歷經大航海時代的探勘、清領時期與日本殖民，南澳似乎永難擺脫被支配的命運。在複雜的政治漩渦之外，我在經過流興（Leyoxen）部落的入口都會想起那個單純的故事：1930年代，繼前山霧社事件發生後，日本人遂行強硬手腕鎮壓全台泰雅族人。以武力嚇阻了難馴的南澳諸社後，流星、五塔、澳花幾乎成為了最馴化的泰雅族部落。日本公學校裡的泰雅人日語講的特別標準而動聽，年輕的日本老師或許為此極為傾倒，以致於日後從軍時，泰雅少女不顧深夜溪水湍急送行，因而跌落於南澳溪。這個絕美的異國戀情大概只是日本人為強化其治理性的文化意識形態塑造，透過電影這項新興的宣傳工業，還拍成了電影《莎鴛之鐘》，

亟力描寫原住民社與日本政權統治的和諧性。李春蘭所飾演的少女莎韻還活在許多4、50年代人的心中，直到前一陣子她帶著中國/日本/臺灣的多重認同而死去。被單純化的莎韻，她心中樸素而美好的歌，也常常在我心底發酵。每當想到此，我就會哼起主題曲「莎韻之歌」，毋寧相信這只是個淒美的故事，就像許多神話原型一樣，訴說著一個民族堅毅、勇敢的特質。

大濁水

臺灣早年的公路經驗是向美國系統借鏡的。甚至連臺灣第一條東西橫貫公路，都是美援所提供。作為冷戰體系底下一顆圍堵共產勢力的陣線，區區一條山路在美國軍官的眼裡，不過是一條緞帶，繫在山上洋溢著幸福、進步的憧憬。這一條橫貫公路連接南投、合歡山、洛韶、天祥到太魯閣，串起了當年賽德克太魯閣族系遷移的路徑。太魯閣人花近三百年的時間，才從發源地德魯灣輾轉來到島嶼東側，而現在我們當然不想翻越奇萊連峰、大禹嶺之後才從前山來到後山。因此，「給鄉親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成為了政治人物開路的選舉操弄，久了也成為當地人民的訴求。

蘇花改寄託了花蓮人安全回家的夢想。擺脫了環境評估的爭議後，在2011年開始動工，在蘇花公路上既有的危險路段進行改造、隧道鑿通。

好不容易從大南澳前進到了大濁水，發源於南湖大山的濁水溪在此流入太平洋，河流的天然界線劃分花蓮、宜蘭線，也是泰雅族與賽德克族的分界：以北屬泰雅族，以南則屬賽德克族系。依據語言來分，賽德克語系分為太魯閣、德格達雅、與都達語系，花蓮地區以太魯閣人最多。當年東賽德克群翻越中央山脈在崇山峻嶺的隔離之下，獨自演化出語言的差異，使之終究異於母族泰雅。我想象這一支賽德克群翻越到東部以後，是如何決意跨越這條東西橫越三十丈的寬大河流。當年清軍開到大濁水之際，面臨石壁巉巖，下臨無際的窘困，羅大春派遣陳輝煌循土山曲折而至山巔，看到山壁因勢而下三十里，迤邐綿延的壯闊。如今大濁水橋雙腳橫跨兩岸，想必河床還記得當年的兵勇足涉深溪的情景。

驚險之處還不止於此。賽德克族在此盤踞固守家園不過百年，竟爾來了這麼一群古怪的辮子軍！沿路披木築橋，聽加禮宛人說，他們還沿途招撫平原上的其他番社。如此具有侵略性，按照山中勇士的法則，當出草威嚇一番。1874年十一月初六日，一旅清軍自小南澳載糧而歸，剛攀越過石壁，一群高山原住民便蜂擁包抄，連花礮都來不及校準，立時被斬殺三名士兵，重傷一人，墜海四人。蘇澳五里亭亦傳來殺傷二人的警訊。是夜羅大春火速上奏，謹慎描述關於大陸思維的

長官難以想像的海島「番害」：四出雲擾的族人山場遼闊，營勇不敷分佈。沈葆楨立馬派駐新到之宣義左右營，駐守新城與加禮宛。

然而，受募而來的閩粵軍勇多為殘兵敗將，屯墾之餘便吸食鴉片，意志與身體皆羸弱不堪一擊，很快就被藏於深林豐草的族人察覺。內陸精銳的士兵早已整軍待發，準備《台事專約》一旦破局，可能隨時爆發的中日戰爭。

自蘇澳至大濁水已六十里，屆蘇花公路一半路程。金馬號時代，美麗的金馬小姐便在此處引領驚嘆於壯麗山川的旅客下車休息，平靜一下起伏的心境。我也下車尋覓一下熟食，活絡蝸居已久的筋骨。古代軍行束馬捫壁，蹣跚而過兩百里。倘時人力尚未能與山脈之俊偉搏鬥，如今我又何能在傷痕累累的脆弱岩層上競速呢？

中場休息時間，開山日記中的鋤頭、鑿子卻磕磕碰碰響了一個世紀。隨著人們對道路的需求，未來這聲響還會持續遙響，直到山崩地裂。

大小清水

過了大濁水，車行較快，這裡可以看見一些熟門熟路的駕駛開始騰雲駕霧用過一個又一個的彎道，彷彿轎車練有左右挪移之功，倏忽一眼就在眼前不見了蹤影。我的老爺車載我在峭壁萬丈的清水斷崖之上，這裡幾乎是蘇花公路最美不勝收的景點。

除了開鑿之工不易，至大清水一帶，地緣近於新城聚落，已然凝聚了地方派系的勢力。陳輝煌一旅行至此，竟遭太魯閣人率眾阻擋。由於石壁所阻，別無他徑可攀，陳輝煌只好遣人至新城找新城通事李阿隆參商。新城一帶盡為平地，值此以往，膏腴平壤。原來是李阿隆惟恐清軍一旦入主後山，他在北路新城的田產將為國家所徵收，於是唆使太魯閣族人前行阻擋。經過陳輝煌居中協調，李阿隆欣然同意讓道清軍開路而過，還召徠太魯閣族人十餘人為嚮導，工程才有措手處。陳輝煌又召集噶瑪蘭石工為臨時屯兵，開鑿壁立的懸崖。「通事」這等謀事是清軍控制後山之時的左右手，通常由通曉原住民語言的漢人擔任，是介於清軍和部落之間處理納餉、賈社貿易之人。然而，由於掌握殖民者的語言，亦會說族語，通事也間接把持了代表清朝政府無上的權力。在反省清軍入山以來的重大原住民抗命事件，起釁自通事的挑撥。我無從得知陳輝煌究竟與李阿隆講了些什麼，但肯定給了這小通事不少好處。

蘇花公路開到清水大山岬嶼的斷崖之上，幾乎已像是截斷腸，飄忽無依地掛在山腰上。沿途落石更多，怪手、挖土機不斷清運，脆弱的山壁又不斷冒出沙石。

「岷嶺萬丈，下際無臨，開鑿之工，終恐難施」羅大春在一個世紀前就已經警告我們了。只見即便擁有精密機械的我們，也不比古代的十字鎬、圓鋤還要輕省。

技術，在這條道路上毫無用武之地。人類的機械再如何現代化，都無法控制一座山的骨骼開闢—「路之寬廣以可輿、可馬為率」，在現代還要敞開如一座絕美的名山勝景，卻又不能掉落太多危險的巨石。在我們還沒有用炸藥炸掉這座山之前，人類應當學習如何「像山一樣思考」。人類的目光短淺，淺薄到單純地以兩點一直線的距離來衡量一座遠山的深度，不論沿途穿越多少地層敏感帶、地下含水層，或者刨掉水鹿的森林。沿山公路或臨海道路，鑿穿一座又一座的山洞，那麼輕易地，人類以它短短七八十載的生命，恣意穿行於一億五千萬年厚重的岩層，那麼輕易地就滑進一座山的裡面，不但絲毫不對那滲出水來的山壁抱以肅穆之情，反之將山脈標誌速度和方向。車行隧道，幽微深邃的山洞岩壁上，有流線型的地層紋彩，那是地殼以力量將自己擁抱的痕跡。

歷史感沈甸甸地壓着這裡。蘇花公路以古道的面貌示人，以擎天立地的壯闊宣示時間的長度。然而開路的人，穿行的汽車只不過踩在這厚重歷史上薄薄的一頁而已。當蘇花高還只是北路，北路還只是山淺淺的一道刀傷的時候，許多民族以敏捷的手和腳攀爬其上，在稜線上追逐著獵物，翻越榛莽的叢林在山前山後來去自如。

如今車行蘇花公路，人力開鑿的古道痕跡猶在，現在的開路技術迭以炸藥、鑽炸為主。面目深邃的南澳泰雅族、新城太魯閣人去哪裡了呢？剽悍的族人在清朝文獻裡是「割首級，吮血刮肉」的野蠻人；然而，歷史上殖民者以人潮、戎克船、碉堡、營盤佔據族人的山頭，在族人眼中，亦與侵略出草的內涵相同。因此，屢屢埋伏於山壁之上，推下巨石大木砸死開路的清軍，或趁營勇犯病之時劫營。手起刀落之間，頭顱架上不知多了幾顆繫著辮子的腦袋。如今一樣頑固的山脈，一樣尊嚴的gaya在胸口發燙，不再戴著珠貝嵌成的頭飾，他們深邃而憂傷的面容埋藏在工程養護處的安全帽下。操縱著小山貓疏通滿地的落石，像收拾著歷史裡親手推下來的巨石。

終於過了新城，一路平埔繼往。沿途還是荒野一片，同百年前清軍眼中肥沃膏腴的田地沒有太大差別。然，就在連續發生了加禮宛事件、大港口事件與...事件後，清軍調動新城、加禮宛兵力駐守中路的秀姑巒、成廣澳。好不容易開鑿的北路，復又在東北季風的吹拂、颱風、地震的環境演替之下，心之意念所鋪成的泥級、石階，隨著帝國的傾頹，復又與茅草、荊棘一路覆蓋了起來，如同渾沌自有的修復能力。那一團鮮活蓬勃的生長力，再度於隙縫縫合之際，在內裡繼續流轉著族群命運的梭子。北路在歷史上消失，在現代化的島嶼，又以蘇花公路的面

目展開。未來，蘇花改是否能為居民帶來一條「安全回家的路」？在我淺薄的認為裡，不是人類以意志征服山脈才能安全回家，更需要的也不是標語式的「慢活」，而是真正以心境之慢，等待山林修復生養的時間。「像山一樣思考」，意謂我們的眼光要如鹿一般的高度，檢視山林、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聯，能否契合一如心靈的成長，且我們的人民政府不要輕易以「觀光」、「經濟利益」衡量這一切。

或許我們要說，當蘇花改還只是蘇花高的時候，我們多麼希望山脈就像一個糕點的名字，只是帶給人類一些直捷的幸福感。